退補齋文存

退補齋文存目錄

卷四

永康胡鳳丹月樵

序

讀史論畧序

自漢司馬遷創爲紀表書傳世家之體班孟堅以下不能易後之述者遂至汗牛充棟而不可紀極宋英宗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蹟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勒爲一書世所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者然而光之言曰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讀一過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則通鑑一書即成人有未能徧讀者矣矧强童蒙而涉獵之豈不望洋而嘆乎求其便初學者如廿一史約編綱鑑挈要半窗史畧等書誠善

本矣然不若杜雲川太史所撰讀史論畧僅以治亂興亡四字標目而二千四百十七年事迹一線貫串如網在綱有條不紊是誠約而精簡而當俾學者童而習之因端竟委則全史瞭如指掌尤善之善者也原板舊存旌德朱氏自粵賊蹂躪大江南北皖遭兵燹尤慘板遂燬余心惜之因出其家藏稿本重付剞劂校其焉烏匪敢云津逮幼學亦善與人同兼以景仰前型云爾工既竣爰綴數言而弁諸簡首

識蒹三長林壽圖

刑案彙要序

聖朝以仁治天下刑期無刑而律書獨詳於往代者非故密其網而示民以無可逃也條例備庶引者不至互假而失其真層次多庶議者不至一舉而趨於重卷帙既博循誦斯難世之習申韓者潛心研索殫歲窮年或未能擷其精而得其奧士君子出而筮仕簿書鞅掌而欲於陳讞削牘之下博引旁徵各當律義其不至假手他人茫無依據者蓋戛戛乎難之矣余嘗有慨乎是思所以便省覽者以為居官之助爰檢舊所藏書八種彙

而刊之蜀僚問答手鏡讀律心得命盜案件摘要律例歌訣大清週流年例折獄便覽讀律要畧八種或以歌訣擅長或以問答舉意其案則先夫法所至重其例則推諸事所常行又或移訓作箴删繁存畧類皆各抒心得取便觀摩開卷者無歎望洋從政者可資導路名之曰刑案彙要非敢謂名法之學遂盡於是顧傳不云乎治絲者貴提其綱振衣者當挈其領為治者果握其要將見功歸於約吏無繁冗叢脞之虞政得其平民無歎息怨恨之苦舉天下而進臻刑措安知不於此基之哉剞劂既成畧綴數言而弁諸簡端

持論明通用意忠厚作者本纂書之意以作序讀者即宜體作序之意以讀書庶幾於名法一道思過半矣 張炳堃

惟通方有此識見 林壽圖

七頌堂詩文集序

昔郭代公微時賦寶劍篇以自喻後乃出入將相以功名顯於唐士負倜儻才一旦得志雲騰霧起如魚龍之躍巨海鸞鳳之翔九霄豈不偉哉吏部劉公勇先生少負奇才為潁川望厥後身踐華要名重一時其遭際之隆德望之尊固不出代公下顧代公貴後寶劍篇以外無傳焉先生則有詩有文裒然成集其才之富視代公何如也抑又思之士人學古入官類能颺拜賡歌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而其所著作率皆誇多鬬靡斧藻繢

紛求之古作者之林則皇然其未逮先生本之情性發之文章邈處幽思超然於筆墨町畦之外與同時王阮亭傅青主諸公並軫齊驅如驂之靳彼郊寒島瘦固不足以語先生之才即屈宋之豔班馬之香又豈有以逾先生之才之富哉雖然先生之志則又有進焉當日者致身曹部駸駸乎方將大用即浩然有超世之心其轍迹所經見聞所及逸情奇氣日縱橫於山巔水涘畫又琴几之間其才富矣而其志又甚高以視蟲雕篆刻塗澤為工或倖博一官輒惴惴存鄙夫患失之心下等於

蔦貽戀棧者其相去奚啻天淵耶謹案四庫全書存目載先生詩八卷文四卷空中語一卷尺牘一卷是集也先生六世孫璸字靜齋者官於鄂梓以見示其間或分卷或不分卷體例小有參差而卷尾所附詩餘一卷四庫存目所未載意者流傳既廣坊間行本固互有異同歟讀既竟爰綴數言以歸之

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月樵每構一藝不恥下問近作進而益上良深佩服何國琛

筆筆峭削如出魏叔子手歷叙才富志高語極濃至

序者與作者可稱雙絕　張凱嵩

公戢詩文獨往獨來洗盡公安竟陵習氣作者亦如之却自饒神韻　林壽圖

重刊變雅堂詩文遺集序

庚午冬閏十月下澣彭漁叟廉訪袖變雅堂詩集過我曰此杜茶村之詩也茶村著有文集若干卷余在湘中已刊行之黃岡劉幹臣軍門我楚詩人也酷嗜茶村詩將以付梓而問序於余余既為之序矣君盍為授剞劂氏可乎丹索其序讀之未竟而病作舌麻手顫目呻吟於欒鑪衾枕之旁為掩卷者久之越旬日軍門出茶村詩鈔授余蓋乾隆間陳思晉所刻也時丹病未已杜門枯坐借書自娛展是編而卒讀之其間編次失序體例

多乖亥豕魯魚層見迭出爰命鈔胥逐篇繕寫分其卷
目正其訛謬閱十日而蕆事余復語軍門曰君既刻茶
村詩以公同好盍取其文集併梓之乎軍門欣然曰諾
因借彭廉訪家藏本按卷校讐間有鈌漏余復覓舊本
補之釐為變雅堂文集四卷詩集十卷以諸家贈荅評
記諸篇及杜蒼畧湘民武功三子之詩附於後嗟乎先
生為明季諸生避流寇張獻忠之亂奔走於金陵維揚
之間嘯傲煙霞遨遊山水雅不欲以文人自名也而一
時名公巨卿無不折節下交各致恨於相見之晚竊嘗

謂勝國多才若侯朝宗魏叔子吳梅村諸君子其最著者也今以先生之才方之奚容多讓夫先生之一詩一文皆其寄焉者耳顧文則以昌黎之沈雄而兼廬陵之跌宕詩則以少陵之幽鬱而得靖節之清真迄今二百餘年其姓字文章猶昭昭在人耳目不可磨滅者非其貞氣奇節皭然與日月爭光曷能致此乎雖然莫為之後雖盛弗傳先生之文與詩行於世者皆單行本而軍門乃合刻之豈惟是闡揚先哲誼篤桑梓云爾哉抑以見軍門之儒將風流不僅以駿烈豐功令人嘖嘖於公

侯干城公侯腹心已也

叙述明淨不懈而及於古一結尤得絃外餘音 何國琛

茶村詩文雄視一代幹臣此舉亦足千秋得君為鼇正而精刻之於茶村為有功於幹臣為助善文章氣誼之重均於一序中見之矣 彭崧毓

一氣灌輸曲折如意文境淵懿醞茂譬若深山藴玉大澤藏珠非不外煥光華其中仍自含蓄不盡 張凱嵩

筆端光焰奚啻萬丈 林壽圖

湖北節義錄序

咸豐初元粵逆煽亂蔓延徧東南鄂城據天塹上游爲寇所必爭之地咸豐辛亥至丙辰其間陷賊者三旁郡屬邑亦旋復旋陷非一次一時官紳兵民或以守土死或以陷陣死或不屈辱而死死不一而致命遂志忠節之氣上薄日星下亙川嶽則無弗一也 朝廷褒崇典渥大易名小賜卹下至匹夫匹婦以及厮養臧獲之倫罔不表厥宅里兼建坊祠且命有司歲時致祭亦足以慰忠魂妥毅魄矣觀察黃公虎卿守是邦時懼其久而

就湮復屬江夏陳君瑞珍輯先後殉難者爵里姓字彙
為一書題曰湖北節義錄申請大府授諸書局亟梓行
之以示不朽盛矣哉觀察之用心豈惟揚芬扇烈光及
泉壤云爾哉蓋是書出而太史輶軒之採與後世史策
之編咸得取以徵信而又以見我　國家二百餘年忠
孝之教澤其入人者至深而食報者尤大且遠也原書
卷帙多寡間有失次鳳丹重加排比俾以類從釐為十
有二卷補遺一卷梓既竣謹述其緣起而弁諸首

提綱挈要深切著明　張凱嵩

魏石琴明經遺詩序

歲壬申初伏炎風烈日流金爍石悶坐寓廬揮汗成雨適沈子棠溪來手一編出以示余曰此石琴先生之遺稿也敢以弁言請余以與石琴先生素未謀面其生平踪跡茫無所據固讓弗為沈子再三敦迫不獲已乃就所聞於沈子者次為序而歸之沈子之言曰先生諱文徽號石琴與吾同為孝感人幼讀書頴甚比長博一衿試輒甲其曹督學沈鼎甫宗伯王霞九賀蕉農侍御咸激賞之著作甚富獨以詩名家貧藉筆代耕教授鄉里

咸豐壬子商城周仙嶠司馬官武昌耳其名聘之課其子肖仙姪子蘭雲耕戊午粤賊再竄楚中先生避亂深山作詩史唾餘一百二十餘首甫脱稿即以見示吾鈔存十之四從此爲莫逆交未幾先生歸道山盜賊四起烽火益熾諸藏書家悉歸楚炬意謂先生詩必化刧灰矣客春赴禮闈報罷晤郢中王君叔良及其友周君子蘭出先生鄂存餘稿屬爲訂正以付梨棗余曰噫石琴先生吾故人也憶曩日讀其詩時忽忽去今已十四載庸詎知今日之復讀是詩哉則信乎石琴之詩之神不

隨刼灰變滅也然則公其忍不一言耶余重沈子之請受而讀之集中咏史詩多賦物詩少論古詩多酬世詩少其命意之超拔造句之堅卓下筆千言無膚詞無俚語涵茹今古洵可謂宗龍門之論斷擷詩史之菁華者矣雖然假令周子不託於沈子沈子或負於周子則先生之詩傳不傳未可知也余旣服膺先生之詩而又多周子沈子之篤於風誼也於是乎書

一縷清氣旋繞紙上而骨韻神脥彌清彌厚此境故不易到 張炳堃

序詩不易序素不識面之人之詩尤難今序中所云雖朝夕聚處者不能如是之親切則以其情真也情生於沈子周子之風義而君之風義益不可及矣彭崧毓

因沈子之所述為魏君之詩序此文家無中生有法也古人往往託之而其言簡而賅氣疏以達尤臻妙境何國琛

倚晴樓詩續集序

憶道光己酉從海鹽陳琴齋師游嘗論文人學士以著述壽世其不朽與勳名等一日出桃谿雪傳奇示余曰此吾友黃韻珊孝廉所著也所述為永康吴家故事汝知之乎余曰吴絳雪者向熟聞之然其沈埋於荒煙蔓草閒者已百餘載至今以女烈士特傳則韻珊先生之力也師曰韻珊詞曲之學尚不止此如帝女花茂陵絃淩波影鴛鴦鏡脊鴒原諸編皆其少作至中年則肆力於詩古文詞為吾邑著作之冠迨同治丙寅來鄂晤宗

子城太守子城韻珊先生佳壻也恆言先生著作如林無力付梓戊辰歲子城奉檄權蒲圻令已解組告余曰倚晴樓詩集十二卷自道光癸未至咸豐丙辰翁文端公序之已鋟板行世矣丁巳迄甲子續編古今體詩四卷欲讎校以付手民敢以一言為請余曰伯牙鼓琴子期知之如不佞者淺學寡聞未諳音律何以文為謹受而讀之集中如題圖訪友觀雲五七古瀾翻潮湧詩中之昌黎也贈答壽輓哭女諸篇情真語摯詩中之香山也杭城紀事及避亂克復雜詠憂愁抑鬱詩中之少

陵也秋闈分校松滋勘災諸律仁者之心其言藹如詩
中之曼叟也竊念先生負才績學名盛一時固宜影纓
承明羽儀王國乃七躓春官而科名僅博一第尋由謄
錄得縣令官楚北歷署宜都松滋兩縣事政聲卓著至
今父老猶稱之識者以為百里不足屈士元必且飛騰
驥足而宦途蹭蹬卒困下僚嗚呼豈人為之歟抑天為
之也今先生久歸道山生平纂述幾就淪沒猶幸子城
珍藏付梓俾其信今而傳後假令先生早躋通顯為勳
名中人必不能研精覃思以著述必傳於後乃知天之

所以處先生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先生可無憾矣

議論精確結構謹嚴中後尤極低徊往復之致　張炳堃

超然筆墨之外迥絕恆蹊　林壽圖

湖船錄序

錢唐厲徵君以沈博之宏才諳武林之舊事嘗就竹垞老人說舟一書拾遺補闕命曰湖船錄藝林傳播不脛而走獨念聖湖名迹甲於天下自粵氛不靖雙堤六橋鞠為茂草曩日燈舫酒船之盛雲散風流銷歸何有近雖漸次興復而余又北轍南轅長作羈客不獲檥棹湖心重尋舊夢每一追憶無任惘然幸徵君是編之存乃重加校訂授梓留伴吟囊春朝秋夕月夜花晨偶一披覽輒如身坐雪篷烟艇間向蘇堤而問柳遶孤山而探

梅也願與當世好游者共寶之

俯仰情深林壽圖

沖澹峭逸可以滌人俗抱鄘人靈襟張凱嵩

蓮子居詞話序

詞學萌芽於唐根柢於宋逮　國朝而家家香徑處處紅樓靡不翦葉爭妍裁花競巧淺斟低唱上掩古賢猗歟盛矣雖然拂絃偶差匪周郎弗知其誤吹律不覈微晉曠莫審厥音吾浙吳子律進士名高藝苑才擅花間爰續草窗之雅談特編蓮子之詞話狐腋集衆雞蹠食千春風夜月妙其品題檀板金樽如相晤語且也溯源竟委沿波討瀾淄澠之味能分妃豨之謌必辨尤足資夫鏡考匪獨善於琴言余惝解倚聲無與正譜輒手此

卷籍作導師嗣因蘭友之傳鈔乃命梓人而重鍥用詒同好庶廣流傳云爾

聽之則絲簧佩之則芬芳雅人深致如是如是　張炳堃

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覺國初諸老尚嫌穠麗　林壽圖

依舊草堂遺稿序

古名家如孟襄陽陸魯望以詩著者也吳道子李龍眠以畫名者也鄭虔有三絕之稱摩詰有無雙之譽詩傳而畫亦傳者也雖然得一足以不朽其能兼之者豈數數覯哉同鄉費曉樓工丹青幼耳其名道光己酉余肄業虎林倩琴齋師索其畫得四幀如獲異寶藏諸家惜燬於兵未知其能詩也同治己巳汪子用大令需次鄂垣晤談竟夕備述曉樓之工於詩袖出依舊草堂遺稿一編余讀之如贈人紀游咏物題圖諸作皆能抒寫性

靈模範山水不媿清新俊逸之目末附詩餘十闋婉約綿麗亦有花間蘭畹遺意且吾聞其尤工八法一時求書者戶屨恆滿然則兼才如曉樓其殆今之博士右丞乎余益歎子用之許可為不謬而又愧曩之知曉樓者猶淺也今曉樓歸道山久矣余恐其詩名為書畫掩因重鋟之以廣流傳云

小小結構而開闔向背無所不具由其才大而法密也　張炳堃

借一端以傳其兼長不沒人善可見居心之厚　彭崧毓

四書經字滙辨序

訓詁之學說文言之最詳顧古人字少往往假借成文兼之石經篆籀字體各殊說經之家因文立義攷證異同此誠非淺陋所能跂也四子書童蒙習之終身誦之宜無不家喻戶曉者而其中通轉假借亦時時間出如索隱之為素隱毚倪之為旋俛未可枚舉至其徵引諸書亦有不盡合者如綠竹之為菉竹糾合之為九合他如新民也而曰親民必祭也而曰瓜祭解經者大抵繁稱博引各闡異聞未可求之於初學也丁卯暮春武昌

仲珊王子茂才館於余家出所輯四書經字滙辨一卷合一百七十餘條皆就其文字之歧異者互爲辨證條分縷晰既簡且明夫讀書宜畧識字古人言之熟矣童子初入家塾誠未能責以貫穿經史博覽旁搜惟四子一書儒者以之立身朝廷以之取士雖其間宏文奧義初不在區區文字之異同然使講求無素則金銀伏獵之訛有不待未讀南華而始形其謭陋者是則仲珊此書其津逮童蒙之意豈淺鮮哉梓既竟余故樂爲之序

有原有委能見其大　林壽圖

重刻說文提要序

同治丙寅夏余與閩縣陳仲耦太守共事榷局昕夕晤談甚奇其吏才未悉其學之博而有要也越一載太守奉檄守安陸漢陽諸郡壬申夏補德安撫綏之餘尤勤勤以興文教育人材為己任今春來會垣過余寓廬手一編示余曰此在安州課士時憫諸生溺於帖括家言小學諸書畧不寓目思拯其弊因取許氏書部首五百四十字以次錄於上方而坿音訓於其下都為一册命曰說文提要便童蒙也請審定之余受覽一過作而曰

善哉太守之用心何與余不謀而合哉鄂中自丁卯冬

奉

詔開書局初栞桂氏馥說文義證五十卷嗣復栞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三十卷六書音均表二卷說文訂一卷顧其書卷帙浩繁綴學之士且苦其多而難習況童蒙乎客有告余曰說文惟徐常侍校定本最簡易以成誦余以為然適幼子宗楚纔五齡讀爾雅畢即授以徐本說文今誦過十二卷余猶以為繁而難讀也且恐其妨他業也因畧節注釋讀之每思輯為一本藏之家塾卒卒未暇今觀是編較段氏桂氏本僅百分之一

卽以徐氏本較之亦特十分之一焉其爲簡且易讀更何如也太守誠先獲我心者哉吾因是而又以歎太守之學信乎其博而有要矣爰亟取而重鋟之用不沒太守嘉惠幼學之盛意云

聯合有情不同泛濫文法尤縝密以栗 張炳堃

能發出簡便教人之意得此序而書愈見其有益 彭崧毓

昔人謂學者不能讀三通盡讀三通序於是有摘刊者此書此序所見畧同而文能屈曲傳出表章太守

不淺何國琛

保靖王氏宗譜序

家之有譜也上承宗祖下貽後昆穆前徽昭來許微賢子孫其誰與歸咸豐五年余入京供職時四方多難羽檄星馳惟武臣力是賴而蘭芬羶慕嘖嘖然有王軍門峯臣者耳熟其名以未覿面為憾同治四年會峯臣防禦皖省驩然訂交一見如舊相識夫胸羅兵甲業勒鼎鐘固不待一辭之贊適峯臣纂修家乘命序於余有不能不須揚於萬一者焉峯臣名可陞字搢階一號楓人記名提督現任直隸宣化鎮總兵官　欽賜花

翎加奮勇巴圖魯勇號賞換達春巴圖魯勇號寄籍湖南永順府保靖縣祖籍長沙府安化縣君當軍興時年甫逾冠有終軍請纓之志無令尹紓難之財囊錢數十文投効軍營豪傑灰心亦足慨矣乃在益陽岳州剿辦土匪著有成效健翮一沖扶搖萬里於咸豐三年攻剿漢陽郡屬得隸多將軍部下初立戰功則聲名藉藉安得而不謂為人傑哉方其視師東下也堵剿宿松駐防潛太紀律嚴明所過無秋毫犯是時皖江南北連城列邑皆賊地勢岌岌不可待奉曾帥檄調統帶陸軍五營

於十年正月破小池驛十月破望鶴墩十一月圍攻桐城賊壘十餘座同治元年五月攻克金寶圩築城堅守九月首先解雨花臺重圍十月克復溧水身歷百戰所向成功賊資劏惴惴焉不敢喘息其防禦皖省也愛民如子農無失時遇有水火偏災按户施米粥並濟以錢士民德之六年春調防蕪湖秋間又調守清江浦民賴以安所至名公巨卿如官秀峯曾滌生李少荃三相國前湖北巡撫胡文忠公今漕帥張公子青皆爭相引重不以等夷視也君豪爽有大志不役役於鉛槧而喜畜

書畫工繪石蘭酒酣時潑墨研朱大書虎字弈弈有神人競寶之古之人朝考其職夜庀其家事峯臣倥偬戎馬十餘年不名一錢去年秋凱撤歸湘得少休暇顧不聞籍阡陌營第宅以自娛而獨慨然於宗譜之未修毅然以為己任洵乎王氏之有子矣自九品中正之法行氏族愈重白虎通曰人之有姓所以崇恩愛厚親親也又曰族者奏也謂恩愛相流湊也每慨世俗士大夫往往縱談古今而於先世之事茫然弗省相識徧天下而於一本九族之親視若途人此非好務其所反亦由譜

學之不講無所感發以生其孝弟之心耳今峯臣入覲

天顏將赴宣化本任行見　國恩家慶無疆惟休

必更有為宗族光寵者王茂族也其效法峯臣而思所

以無忝歟

所見者大其光熊熊是堯峯集中得意文字 張炳堃

蘇長公云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出滔滔汩汩一

日千里無難及文境似之總論處筆力遒勁過人 張

凱嵩

縱橫捭闔仍是節制謹嚴之師 林壽圖

禪林寶訓筆說序

佛教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典午以後崇奉漸盛隋初民間佛書多於五經數十百倍而其經之最古者曰華嚴曰金剛曰圓覺曰維摩曰楞伽楞嚴率皆意旨幽渺超脫色相後之好事者註釋紛綸自謂闡揚妙諦而其中高誕荒邈之辭有如捕風捉影令人無著手處讀者病焉近世沙門之徒類多椎埋野夫目不識一丁字間有一二夙具智慧則又墮落於腥羶溷濁之場罔肯皈依尊宿以卒其業甚矣佛教之衰也能無愈趨而愈下

乎余游鄂適因重建正覺寺爲刊書局用是先建屋以栖手民繼造樓以藏梨棗次及殿宇次及寮房又次及方丈經閣招禪侶住持其中而讀書者卒鮮庚午冬寒谿寺僧曉岱來省余挽留之見其日繙經數百字兼學書學畫學琴頗不染塵俗氣一日出禪林寶訓告余曰是書也禪門之四子書也昔唐時妙喜竹庵兩祖師居江西雲門時共集茲編宋淳熙間東吳淨善禪師游雲居得之老僧祖庵其書蠹蝕不全嗣復取南嶽下十一世以後諸長老遺語彙輯三百篇詮次成帙余曰嘻吾

讀聖賢書受孔子戒有年矣至於彼法從未宣究焉用是喋喋為哉曉岱又曰是書也非華嚴之尚清虛也非金剛之證因果也非圓覺之偏寂靜也非維摩之溺幽隱也非楞伽楞嚴之空空色色有形無形也淨喜禪師有言曰寶訓者使學者削勢利人我趨道德仁義而已其與孔氏之書將毋同盍付剞劂以牖羣蒙乎余携歸讀之尋繹再四大旨以吾儒為根本而述祖師遺言以為枝葉旁搜遠引逐段分疏見淺見深使人自得我朝康熙間聽雲道人作箋說以伸明之惟欲達古人之

意以言古人之言而已信乎佛教之有實訓猶聖教之有四子書也曉岱豈欺我哉入宗門者當讀此為第一義余遂重鋟之命藏諸經閣廣佈十方且誌緣起而弁諸簡端焉

釋氏家言非儒者所宜稱道看其於異教同源處說得不觸不背尊釋教正所以尊儒教斯為得體 張炳堃

先釋而後儒騏駿歸於閑廄先儒而後釋泉源溢為江河彼此原無二也必歧而二之者不可與言儒并不可與言釋 彭崧毓

重刻普能禪師淨土詩序

儒者以文字爲緣釋氏以香火爲緣緣緣之或有或無有因乎人者有因乎天者夫豈可倖致哉余之游鄂也重修正覺寺歷三載而成是天緣也集羣僧安住其中是人緣也主斯寺者寒谿寺僧曉岱亟欲開叢林恆慮執事乏人遲之又久今春含光開士自關中來詢其里居江南人也稽其戒牒受常州天寧寺法因留之爲知客僧余公暇見之瞻其貌聆其言潛心道德於彼法頗有參悟余曰噫是蓋主善爲師得其淵源者也踰數月含

光出淨土詩一卷告余曰是詩係咸豐間天甯寺主普公所撰普公自幼祝髮素不知書惟專事坐禪而已中年後辭毘陵陟五臺游京洛遂皈依龍泉寺清源大師座下大師心器之而相待綦嚴屢遭棒喝普公安之若素終始不渝越數年盡得其意旨豁然頓悟遂負鉢南旋息擔於金山寺翻閱藏經者數載咸豐初年卓錫天甯以同治戊辰示寂其生平守道安貧兢兢以名節自勵自恨未讀聖賢書而信口哦詩如有所得後學德潤敬錄之以示同寮遂付梨棗云余聞含光言已竊竊心

異普公之為人及讀其詩則尤歡喜讚歎惜未晤普公
於生前相與印證此中三昧普公不知儒書能通內典
不解音律能為韻語得詩一百八首字字皆從念佛中
來大率勸人識因果明禍福立定脚根苦身修行非惟
入禪門者當讀其詩卽列在四民者亦當讀是詩也茲
因正覺寺禪侶雲集恐初學者未審此義乃重付手民
用當布施然則余與普公雖無香火之緣而文字之緣
偏因含光而結於身後天耶人耶普公於是為不滅矣
皓月當空閒雲出岫拈花妙諦如是如是張炳堃

近古而降釋子以詩聞於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普公詩吾未之見君文曲曲傳出知其真能為釋子之詩者然非心通禪理筆具化工又烏足以道其隻字 何國琛

此又是正覺寺一重公案也君為此寺開闢一大世界諸緣卽由此而生普公當日作詩卽為君今日序詩之因儒者不信因緣故錯過多少好事於此可悟天地間無非禪理 彭崧毓

南陵義祭會序

義祭會者為南陵亡勇孤魂而設也咸豐三年春粵賊下江南踞金陵皖南北阻隔援絶南陵在皖南東隸寧國府屬是時寧郡暫歸浙江統轄凡戰守將士悉歸浙撫檄調從弟鳳鳴由侍衛留辦本省團練六年何根雲中丞劄守寧郡其弟鳳雛從焉由寧郡分守南陵東壩灣沚數要隘而守南陵為最久八年先叔父春圃公赴南陵大營為兩子部署軍事兵勇守法不犯秋毫十年七月病歿於營次權厝北門城外未幾鳳雛出戰江西

景德鎮中礮死鳳鳴調守台州殺賊陣亡鳳恩在籍團練禦賊殉難妻哭夫兒哭父煢煢孤寡日不絕聲欲遣覓先叔遺骸而不可得余夏間航海達皖七月赴南陵檢先叔骨歸葬是時攜鋤荷鍤枯骨纍纍徧地皆是心滋戚焉爰商諸紳士張春華劉玉泉陳大鏞等購地二畝三分立為義塚又置買清産田四十五畝零為義祭田即囑三人經理生息將每年所收租穀為清明中元冬至祭埽之需凡城外之尸骨暴露棺槨坍塌者盡行檢葬以妥孤魂而榮祀共之紳士等具呈邑侯文公批

准立案以垂不朽

沈痛處令人毛髮俱動 何國琛

酸風苦雨奔赴俱來 林壽圖

退補齋文存目錄

卷五　　永康胡鳳丹月樵

序

李剛烈公碧血錄序

碧血錄者李子鎮衡為其父殉節從化作也紉次成帙匄序於余余讀之愀然悲奮然起曰夫人莫不有性也惟有血性者始足帥其至大至剛之氣而不為利疚不為威怵乃克成仁取義致命遂志而一死重於泰山自世教衰士風下嘗見為民父母者處常則悉索誅求朘民膏竭民力不顧民生處變則心無以自主委城而遁遠離鋒鏑詡詡然自謂巧於趨避此無他無血性也其不能見危授命也固宜吾讀是錄不禁於李公心奮心

焉折之兵公之生平行誼載在諸名公傳記中兹不復贅余獨論其宰從化一事從化在萬山中毗連七邑爲粵逆出没之所當公未至時有匪徒戕弁事甫下車即訪獲百餘人治以法癸丑賊益蔓延方團練爲防堵計而賊已嘯聚於邑之烏石墟公親冒矢石受傷三創血淋漓仍督戰誅賊目呂亞林等百五十人甲寅三月餘賊蠢動公密偵之獲謝亞清等五人梟其首五月賊直撲省垣猖獗甚旋分股擾從邑公密啟上游請二千兵爲援不應自募勇數百人與賊戰失利城陷憤甚復募

壯勇數千一鼓而撻遂復其城賊啣公深聚愈衆晝夜環攻公力不能支誓以死守仰天嘆曰吾日待援兵而半甲不至奈吾民何吾惟一死以報國耳九月二十七日城中火起光燭天公登學署尊經閣向　闕拜曰臣力竭矣願膏吾血以憐吾民也賊至公嚼血裂眥罵不絕口賊不忍遽戕公公罵益厲賊乃聚薪焚之時同公官斯邑者典史趙應端勷公事者公從兄性培及僕周鏞勇丁蘇兆英等八人同遇害嗚呼公自甲寅殉難距今一十八載而粵人猶嘖嘖稱道弗衰且謂死節所血

影入地澀之愈顯其後張君曰衡來守斯土命工圖以
石欄題曰忠蹟紀實也並著其靈異也嗟夫治世識良
臣非公不足當之亂世識忠臣亦非公不足當之公歿
後次年大吏上其事於 朝贈知府銜予雲騎尉世職
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襲罔替同治七年奉 詔建專
祠於從邑及本籍而趙典史等十一人並從祀焉十一
年給事中謝增等為公死事甚烈奏請予謚 上憫
其忠謚之曰剛烈異數也嗚呼我 朝旌卹之典恩至
渥誼至隆自非無血性之夫其孰不感激涕零以身圖

報而尚肯靦顏苟活令南八男兒地下笑人乎天下萬世讀是錄者可以愧可以興矣

非血性人不能成此烈非血性人不能為此文當令有心人讀之何國琛

奇人奇事必藉奇文以傳而文之所以能奇則又奇人奇事啟發之也必傳必傳彭崧毓

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得此精神團結之文表揚忠節李公為不死矣張凱嵩

贈朝議大夫吳樸安司馬殉節綏寧序

士大夫出身加民其所甚重者身也獨見危臨難之時則其視吾身也又宜輕而不宜重古人有言曰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曰非死之難處死之難故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也雖然捐軀以報國斯世夫豈易言哉吾浙吳樸安司馬諱熊字戴仁湖州烏程人道光庚子舉於鄉甲辰取宗學教習己酉俸滿揀發湖南知縣歷署麻陽通道兩邑所至卓卓有聲丁巳加知府銜己未保陞同知大計卓異補綏寧庚申莅官綏

與粵西接壤烽火頻驚甫下車即延諸紳耆教以團練鋭志籌防未半載粵匪蔓延突騎數千竄其境一晝夜間奔馳二百餘里城下賊屯聚如蟻諜報曰賊衆矣可奈何營弁哈某率士卒與賊戰大潰公奮不顧身與城中士民約曰吾一介書生未知戰願登陴堅守以固吾圉有願從者請荷戈以隨不願從者聽衆皆曰諾適有以乞援請於公者公曰變生倉卒未可緩圖待援兵至其能濟吾急乎惟効死弗去而已歷旬日餉糈不繼道途隔絶兼賊衆我寡城遂陷公中飛石死大吏聞之上

其事於　朝贈知府銜世襲雲騎尉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襲罔替公第三子鑣僕孫林任僖李昇皆隨公被害因舉報遲延未獲卹典可哀也今年八月湘撫劉公奏請建專祠於綏寧奉　詔俞允嗚呼公之生也湘之民稱頌不衰公之歿也其神又享血食於其地昔漢朱邑令桐鄉卒而遂葬於此桐鄉人尸祝之然彼以遺愛在民而民不忍忘公以捐軀報國非徒民不忍忘且蒙褒崇之典於無替其哀榮殆十倍過之世謂古今人不相及非篤論也公長君念椿與余同官楚北述公事涕

泣不已余為序其畧如此用以媿夫處公之地媮生苟活自重其身而不肯輕致其身者

敘事以議論出之猶見蘇家面目　張炳堃

敘述處如風馳雨驟論斷處如嶽峙川渟所謂氣盛則言之長短高下皆宜也此與碧血錄序異曲同工而詞義嚴正悉為有關世道之文　張凱嵩

徐氏醫書六種序

徐洄溪先生雍正間吳江宿學也其生平著述有詩集若干卷藝林傳播不脛而走不僅以醫名而醫爲尤精嘗撰醫書六種曰難經經釋曰醫論曰神農本草曰醫貫砭曰傷寒類方曰蘭臺軌範或就古書而推廣其義或出新裁而旁通其說是是非非獨具卓識乾嘉間江浙盛行其書醫家莫不奉爲圭臬自咸豐兵燹後板燬無存洪文卿殿撰視學楚中謂洄溪先生醫學超絕前後百餘年來傳其術者絕少今春覓得全書會丹董崇

文書局事屬重付手民以公諸世梓既成余讀之而不禁慨然有感曰醫之為道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而古今醫家言人持一說紛若聚訟幾於南北皆是業其術者先入焉而為之主匪淺嘗輒止則拘泥不通以故實能砭膏肓起廢疾者大邑通都百不一見蓋其心非不欲生人也而卒歸於殺人此無他誤於不學者半誤於書之不善而學非所學者亦半也如是書之議論醰正考證該博推究病源洞見垣一方人而卷帙不繁又復便於循誦學者茍能守其成法用以起死人而肉白

骨豈惟先生壽世之心藉以不朽哉抑亦學使與余之所厚望也夫

道出庸醫病根最爲痛切不但推尊徐氏六種也文亦言之親切有味 何國琛

要言不煩有條有理非有得於靈胎之學者烏能言之如是真切是文可以序是書矣 洪鈞

先將近世醫術之衰慨乎言之而學使刋書之意與作者序書之意一以貫之矣是謂片言居要 張炳堃

醫仁術也著書與刻書皆仁心也作者以仁言傳仁

心故其入人也深彭崧毓

國朝詞綜續編序

自秀水朱竹垞太史選唐宋金元人詩餘爲詞綜三十六卷後之言詞者咸取則焉繼之者青浦王蘭泉少司寇復選詞綜補人二卷明詞綜十二卷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以補太史之所未及海鹽黃韻甫先生旁搜博採始順治訖咸豐集 國朝詞家之大成爲詞綜續編二十四卷補少司寇之所未備嗚呼盛矣先生文名卓著冠絕一時而是編之取舍大旨潘星齋侍郎張鹿仙都轉已詳言之茲不復贅余獨論是書之存有異焉者

先生薈萃羣書歷十餘稔採取六百餘家彙鈔成帙將謀付梓而粵賊擾及江浙藏書家罔不焚如棄如先生以謄錄得縣令官湖北凡生平稿本悉付其壻宗子城太守子城居杭之候潮門外倉皇避寇挈眷遠徙將去而復返視其家無一物可攜持者顧几上有書一囊遂挾而出藏諸行篋蓋即先生所付諸稿本也他日與先生眷屬同徙鄰邑一夕寇至是書又失而復得事詳子城題跋中先生游鄂久子城亦避難而來旅況蕭條無力開雕迨先生檄委宜都繼署松滋期滿回省遂歸道

山又無子子城為歸其棺先生所著倚晴樓詩詞集及帝女花桃溪雪各傳奇子城已次第刊行之蓋距先生之歿已踰十年而海內詞人日新月盛有為是編所未及甄錄者子城又屬鹿仙都轉從而增訂之是書得蔚成鉅觀而無憾然則是書之存殆先生精靈之所呵護而不令其銷沈磨滅也夫亦異矣梓既成余嘉子城付刻之功與汪氏晉賢之刻詞綜埒而遲菊勘讐之力亦與周子柯子同其勞也爰紀其顛末而為之序

專論是書之存亡有數說來煞有關係足徵卓識文

亦清夷淡宕不落言詮 張炳堃

獨序是書之屢瀕於危失而復得言外有俯仰身世之感可謂舉其要領辭無枝葉者 何國琛

作者近日文境多沈鬱頓挫之致是蓋日近古籍有與之俱化者陶染功深人所不及知也 彭崧毓

沈棠溪古文序

自周秦諸子而降古以著書名者首推史漢龍門司馬氏貫穿經傳馳騁古今撰史記百三十篇上下數千年學者咸取則焉踵起者扶風班氏博貫羣籍九流百氏靡不窮究成一家言以故建初中甚重其書而後世亦莫不家絃而户誦之然得窺其門者蓋寡甚矣其難也唐宋以來若昌黎若柳州若廬陵南豐皆抱萬夫之稟而以文雄百代者也要其獨絕之詣則無不淵源於史漢而異瀾同波去古日遠文章一脈不絶如綫海内操

航之士自恃聰明耗畢生之材力沈溺於詞章之學用以通聲氣弋名譽而於古作者立言之體茫乎未有所聞雖多亦奚貴焉吾於沈子棠溪竊獨洒然異之棠溪為楚中名宿登咸豐戊午賢書屢上公車不第肆力於古文辭家貧藉筆以耕不獲購經籍凡戚友藏書家恆借誦之窮昕夕弗倦融會羣經潛心諸史歷三十載今鬚鬢皆白而好學逾少壯余自同治丙寅來鄂讀官秀峯相國建署碑記復讀湯幼安觀察見贈入烈傳文余曰噫是殆熟精史漢者也文至此足以豪矣今年十月

棠溪與書局分校事來見出所著古文請為商榷嗚呼文章之道豈余淺識寡聞者所能窺哉棠溪謙讓未遑余受而讀之而官相國之記湯觀察之文具在其中吾向知棠溪之熟精史漢者今得窺其全豹矣集中序文最夥策論半之書記銘跋各體又半之大概本龍門扶風之筆法而參以昌黎之渾灝柳州之雅潔廬陵之駘宕南豐之淵懿生今之世為古之文長篇短幅或數千言或數百言據理以斷其事事之是非曲直無或隱也論世以考其人人之智愚善否無或淆也當其正襟危

坐振筆直書非關係乎人心者不褒一字非維持於世敎者不發一言文至此可以知其志覘其品矣余恨相見晚不克早親几席藉以益識見而擴見聞茲幸讀是編始知作文之法舍史漢無別徑也編中間有訛字及俟商酌者仍以質諸棠溪棠溪其以余為知言否乎雖然文章之道豈余淺識寡聞者所能窺哉是為序

簡鍊宏深具見卓識至於縱横馳驟之中仍具俯仰揖讓之致尤徵所養之醇其於棠溪之作可云一時瑜亮 張炳塈

餞月樓詩鈔序

康熙朝吾邑有徐烈婦吴氏絳雪者幼聰慧而美通書史工繪事尤長於詩著有綠華草六宜樓稿行於世歸邑諸生徐明英耿藩倡亂賊窺金華道永康聞其才藝有美名脅之不屈遂以身殉後二百餘年而有張烈婦殉夫之事嗚呼異矣烈婦生平節畧已具諸傳文中不復贅余讀餞月樓詩鈔不禁慕之深痛之切焉烈婦平湖人幼侍其父嘯夫先生承其家學頴悟絶倫女紅之暇輒耽吟詠同治庚申避亂申江四載困頓流離艱難

萬狀及笄後歸胡別駕乃柏為繼室未幾夫病歿凡有
感觸無不形之於詩而詩中又有不僅以烈著者如倚
檻對月諸絕吾知其純於孝思也哭兄輓嫂諸詩吾知
其篤於友愛也蠟梅水仙諸作吾知其素質之潔也落
葉埽花諸律吾知其秉性之剛也其他懷姊和兄之作
靡不詞婉情摯無脂粉氣至於悲悼其夫及檢夫子遺
札諸什竟有痛不欲生自矢靡它之意宜其絕粒數日
而死也始余讀烈婦詩以為其骨秀其神清是殆進士
而不櫛者耳及再三諷誦乃與吳烈婦之綠華草六宜

樓稿如出一轍斯已奇矣尤奇者絳雪父士驥曾官嘉善訓導為騷壇盟主烈婦父亦以廣文以詩名世絳雪早寡無子烈婦亦賦柏舟罔有似續且絳雪以才藝藉藉衆口而烈婦為女宗為鍼神亦見稱於戚鄰雖一則以身殉國一則以身殉夫殉不同而其烈仍無弗同遥遥二百餘年後先相望竟有不謀而合如是者哉嗚呼異矣余重烈婦從兄鹿仙之命不敢以不文辭爰讀是詩而僭為之序

簡核精當參之太史以著其潔至首尾以吳絳雪作

陪尤見天然映合所謂文章本天成也登之大集足令吾妹不朽矣 張炳堃

詞高意遠語重心長是序烈婦之詩不是作烈婦之傳至借吳烈婦作陪眞是天然賓主此等文字亦殆有神助者歟 彭崧毓

激壯之音悽惋之意屈曲寫出不必誦其詩而已可想見其人之才之遇拈出絳雪為之偶足稱雙絕浙東一人浙西一人斯文當並傳矣 何國琛

蔗餘軒詩鈔序

歐陽公謂詩人少達而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其故何哉蓋廊廟之詩揚厲鋪張真意索然若江湖野老幽愁抑鬱發於聲歌者每多激楚之音使讀者動魄驚心而不能自已以故境彌窮詩亦彌工斯說也吾於竹君廣文信之竹君姓車氏名元春儀徵歲貢生幼讀書穎悟過人比長博覽經史諸子百家靡不研究貫通生平好遠遊自吳之浙之鄂之湘江之豫章與當世士大夫騷客交闗題賭韻援筆立就咸豐十年署江甯

高淯縣訓導期滿卸事適粵賊合湘鄂竄擾江南所過郡邑皆被蹂躪廣文避亂山中獲免而少壯時所貯於錦囊者自此散佚無存迨賊平家徙壁立挈眷復游鄂同治丁卯秋鄂省奉　詔設立書局大府檄余督其事次年招廣文來局簽檢書籍者二載公暇迭相唱和頗得切磋之益廣文子子壽少尉需次會垣事親孝能讀父書尤善古隸去年子壽署天門乾鎮巡檢迎養廣文於任所今春受代回省廣文偕來一日造余寓廬袖出蕉餘軒詩鈔六卷囑余刪定并序之以付棗棃余窮兩

日之力遂篇諷詠卒皆各抒性情沈鬱悲壯悽惻動人觀王邁叟彭漁叟二公之序其造詣爲可知矣嗟乎廣文老矣回憶少年氣盛才冠一時謂金馬玉堂唾手可得乃屢試不遇并區區一第而一靳之洎晚歲絕意進取猶冀手秉木鐸借一盤首蓿營老菟裘且藉以培植士林維持絕業詎仕途薪積又以需次者衆銓選無期天之厄人毋乃甚乎昔人謂天生我才必有用如廣文者不爲無才而獨惜其不爲世用迄今年逾七十徒以窮愁終老著書自娛讀廣文詩不禁掩卷三嘆也然而

廣文傳矣

通體簡當首段及後半尤極淋漓感慨神似盧陵　張炳堃

敘事明潔後幅提筆空靈意極肫摯語極沈濃大海迴風生紫瀾可以況茲文境　張凱嵩

竹君得月樵可謂知己其詩得此序自當相輔以傳　彭崧毓

穎香閣詩鈔序

余自丙寅游鄂郎耳鶴年名終以未得一見爲憾今年夏渡江寓關署中鶴年適司記室因得晤語論文數夕娓娓不倦且談其家事最詳有感慨欷歔俯仰身世之嘆一日出其尊甫砥齋先生所著穎香閣詩鈔眎余屬以數言弁其首謹按先生姓戚氏諱士廉德清人幼讀書目數行下應童子試輒冠其曹補邑博士弟子員生平所作試藝傳播士林而耽於吟咏爲杜文端何文安李春湖陳碩士史蘅塘諸學使所激賞以秋闈戰屢蹶

遂幕游燕齊江淮之上橐琴匣劍縱酒高歌而著述益富道光戊戌再上春明與張仲眉楊重雅許潤泉昆仲聯吟唱和殆無虛日乃諸公飛黃騰達半皆馳驅皇路而先生僅以成均議敘得校官一盤苜蓿天復靳之仕路積薪銓選無期鬱鬱終老亦可悲矣雖然富貴功名生前赫赫不轉瞬而與烟雲同其變滅草木共其存亡者何可勝道先生之生也雖不得志於時而天能嗇其遇不能嗇其才今誦其詩清新俊逸卓乎皆必傳之作而繼起有人更能守先生之手澤以圖不朽然則先生

之所以詒鶴年與鶴年之所以善承其家學以視人世之富貴功名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余始為先生慨繼則未嘗不轉為先生幸也

沈鬱頓挫足為砥齋吐氣其詩傳其序亦與之俱傳

何國琛

砥齋文行蔚然固自有其可傳者得此文以表章之而其傳益廣雖世之自立如砥齋者何可勝道顧安得人人而傳之此士之所以賦不遇也

張炳堃

作者於鄉先生表彰唯恐不至故文生於情獨見懇

摯不與尋常詩序同也彭崧毓

盾餘齋試帖詩序

作詩之有詩律猶行軍之有軍律也軍律不嚴則人心渙散步伐錯亂一旦大敵當前進退維谷雖百萬衆無能爲也至於詩律若但選聲選色鍊意鍊詞苟背乎法度卽日試萬言徒充闒耳讀者奚取焉吾讀盾餘齋詩始知幹臣軍門之爲詩詩律也而軍律寓之矣幹臣性敏慧少嗜讀書比長粤賊蠭起窺瞰荆湘蔽虧吳楚幹臣投筆從戎日馳騁於金戈鐵馬之場自黃州而章江而皖而豫自豫而青齊而北剿轉戰數千里滅賊殆盡

幹臣每於盾頭磨墨叱咤風雲治軍書外不廢吟嘯凡得古今體詩若干首未聞言及試帖也同治戊己以後奏凱言旋領精兵十餘營防衛桑梓軍事稍閒手不釋卷日與文人學士游作試帖詩千餘首求漁叟删定之尚留其半幹臣重加裁汰祇存詩一百一十八首分上下二卷付諸梓人且命余序之余朗誦一過歎其氣機之蓬勃有破竹建瓴之勢焉其運用之疏宕有批亢擣虛之妙焉每詩起結興會悠然則又有常山陣法首尾擊應之巧焉至押韻則如長城之鞏固對偶則如旗鼓

之相當命意措詞如旌旄五色照耀行間卒能成文而不亂嗚呼幹臣洵可謂以行軍之律寓之於詩者哉雖然幹臣之以詩鳴其小焉者也異日者身膺專閫為干城為腹心　聖天子顧而樂之則古之祭征虜雅歌投壺羊叔子輕裘緩帶不是過也夫豈徒抗揚風雅為足見幹臣之能事已耶因不揣固陋而為之序

以軍律為詩律比擬精確通篇從此發揮無懈可擊矣　何國琛

昔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夫各

有所當也今為劉將軍序詩與之言軍律誠善於立言哉　彭崧毓

與可胸有成竹太白論若槃花是能脫盡畦町別開生面者　張凱嵩

棣萼山房試帖序

余嘗謂作詩難作詩而工帖體尤難古今體詩視試帖尊矣苟負異才或優為之獨試帖其體雖卑而縛之以聲律拘之以題韻窘之以偶對則雖有縱橫馳驟之才而絶不能騁故尤難也今讀王君艾亭詩灑然異之艾亭六安人己酉拔貢登己未賢書壬戌通籍供職秋曹改官於鄂生平所作古今體詩不甚珍惜稿隨手散惟試帖千餘首漱芳傾液不知幾嘔心血藏諸行篋何棣珊閣學為遴其尤精者得二百三十一首大率詠史

之作居多蓋以司馬董狐之筆形諸篇什是豈世之裁花翦葉妃白儷青徒侈語句之工而失抑揚之旨者所可同日語哉技至此烏虖難矣程君尚齋艾亭同年友也屬余為之殺青刻既成爰綴數語用誌艾亭殫心之苦且以諗夫作試帖而不知其難者

小小結構而起伏向背操縱離合無所不備是謂文成法立 張炳堃

要言不煩而氣特疏勁具此識力何施不可 張凱嵩

忘年會序

壬申五月漁叟七十壽辰先一月約同人為不老還少忘年會以相娛樂顧所謂不老會者年約七十以上者老余當拭目俟之而所謂還少會率皆英儁少年余當望風而却惟忘年會約五六十歲上下者余亦濫廁其間是日也旭日微暖清風扇和開筵坐花飛觴醉月同人顧而樂之蓋戀戀不能忘也而余之不能忘者抑自有說唐雎曰人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之有德於我者不可忘也我之有德於人者不可不忘也余無

德於漁叟而漁叟之有德於余者余何忍忘之也余自丙寅來鄂秋間始晤漁叟傾談之際相得甚懽由此朝夕往來聆其言則娓娓忘倦次年漁叟僑寓於後府街與余同巷居相去百數十武余屢登其堂或論文字或談經濟披襟對坐輒忘夕陽西下漁叟必出精良餅餌飽餐而歸城中士大夫與漁叟相忘形者張月卿尚書曹頫生中丞哲弟子嘉廉訪何白英張鹿仙王若農諸觀察或追陪於讀書之樓或評賞於養園之畔或聯吟月下或觴咏花間二三同人竟自忘老之將至惟余年

最少漁叟長余二十歲不以父執自居視余猶兄弟余忘余之年漁叟亦自忘其年也忘年則忘跡忘跡則忘嫌時相往還絕無拘束雖然漁叟之文章學問我所師也每搆一藝必問途焉無不為余指迷偶成一咏必請益焉無不為余糾正且平居勞瘁時勸我樽節之疾病時為我箴誡之孔子曰益者三友漁叟其兼之矣此余之無德於漁叟而漁叟之有德於余者余何忍忘之也漁叟不喜作生日而戚友時時言之行見珠履駢集鶴鹿偕至躋堂獻酌共祝臺萊庭前則簪笏盈床階下則

芝蘭競秀凡同人躬逢其盛者何其幸歟書曰余嘉乃德曰篤不忘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余為漁叟頌之且為漁叟何日忘之也是為序

人之所不能忘者情也忘情惟太上人之所不易忘者勢也忘勢者賢王至於忘年則近於誕矣而先生獨拈此二字搆成妙文真所謂觸手生春涉筆成趣者也惟獎借過實非鄙人之所敢當然而此義不可忘矣　彭崧毓

祝張鹿仙都轉六十壽序

昔人論學以靜爲主靜則生明純而不雜專一而廉退故易之取象老氏之治術兵家之制勝皆尚焉即談藝者亦曰有靜氣然後生妙理旨哉靜之爲言蓋仁之性亦壽者相也吾友鹿仙都轉其至靜者乎余與之生同鄉壯遊京師出官楚北初震其名則相慕繼相識久相契同官一方共一事則相莫逆今且聯爲姻婭乃益相洽雖異姓不翅昆弟然鹿仙同懷五人皆世其業以能文鳴獨鹿仙與其兄海門侍講名最著及其成各自名

家海門之才大故其爲文奔放闊肆閒復錯金駢貝欲合漢魏齊梁爲一手其視學湖南所拔士皆淹雅奇偉不拘一格然不如此不見海門之大也鹿仙則不然其心細好覃思故其著述不輕下筆逮成編縝密而溫潤字字雅鍊精深耐人尋味蓋其性異故其發於言亦殊儻所謂得兩間之靜氣者非耶鹿仙體弱善病好靜養恬居一室不聞聲息與世無競當其居詞垣擢高等曾不得一秉文衡需次湖北數年又不得一奉符他人或怫鬱鳴不平鹿仙視若無事然其恬淡蓋性定也自余

與結姻後歲時眷屬相酬答見其治家嚴御下簡與淑配高夫人敬如賓戒郎君臨川明經以躁進門庭肅穆非但無仕宦氣且無塵囂氣入其室若履洞天福地焉性復敏察督理軍需報銷簿書猥瑣他人治之如亂絲鹿仙爲之從容剖判有條不紊以其暇兼持書局一字一畫引據商榷靡不詳核雖專司其事者遜謝弗如其在洪範曰視曰明傳者謂明必清審釋名曰聽者靜也靜然後所聞審鹿仙之聰睿明決非皆自靜中來乎余時方督治書局每與校讐諸君談鹿仙之學得宋儒主

靜宗旨與之居可以除躁氣與之言可以消鄙吝與之共事可以息奔競諸君皆曰然且曰山至靜者也有臺一篇樂君子之德音而祝黃耇以無疆即寓興於南山也壬申冬十一月中旬為崧生周甲之辰奚不以其德音之昭著者捧觴一晉南山之頌乎余曰唯唯乃書而為之序

此文直是仁者樂山一章傳注大旨用以祝鹿仙之壽確切不移一應引年介福等詞俱無所用文品高潔似朱文公曾南豐論學之作　彭崧毓

封安人樓母胡太安人六十壽序

同治壬申六月既望余甥樓錫蕃寓書來鄂以今秋九月為其母六十生辰乞余一言為壽甥母為余女兄誼不當以不文辭且其淑性懿德知之者惟余最悉文即不工而世俗溢美失實之詞庶乎免焉爰敬述其梗概以為吾甥告曰初汝母之生也先太夫人祇此一女鍾愛之如掌上珠比長教之以孝弟教之以禮讓教以大義之必明教以持家之有法依依膝下姆訓無違年十七歸汝父際昌公裙布荊釵不事華飾汝父為邑武庠

翩翩儒雅性情篤厚伉儷甚諧時汝曾祖母在堂年逾八十汝母執孫婦禮問安視膳能博老人歡事汝祖父母無不先意承志克盡婦道處娣姒間汝母居長終歲無詬誶聲道光壬辰生汝兄未及歲而殤汝祖父母望孫情切痛形於色汝母陽為寬慰以慰舅姑之心此汝母之孝弟性成也汝母年將三十生汝兄弟撫育成人惟以讀書為念汝父同懷六人異母所生門以內怡怡如也以食指日衆汝祖令分爨汝母言於汝父曰吾家口少益和之以益衆者汝祖知之喜曰汝為冢婦能和

之此致祥之兆也然吾老矣願分任之無拂吾志迫析居後讓屋而居讓田而耕遠近咸稱之此汝母之能禮讓也汝母善治中饋為汝與汝弟延師訓迪欵接甚殷凡賓客來者必竭力優待有古人截髮風每遇祭祀蘋蘩修潔以敬以誠咸豐乙卯汝父病革汝母朝夕焚香頂祝祈以身代汝父彌留時告汝母曰吾死無憾也吾有二子願汝撫之以成人也汝母喪葬盡禮拊膺長號曰未亡人不即從所天於地下者以有兩孫在也含啼飲泣日保抱維持以冀汝與汝弟之成立也此汝母之

深明大義勿墜汝父之命也汝母自及笄時工針黹勤紡績為女宗師凡遇井臼之勞身先之澣濯之事躬親之咸豐戊午以後粵賊竄浙中擾及鄉里家產蕩盡廬舍被焚汝母避亂深山掘草根以活迨冦去無所歸暫僑余家年已五十比少壯時猶劬勞也數年來為汝兄弟完姻事庚午汝入邑庠汝弟錫芳遊國學吾知汝母之色喜也客冬構瓦屋數椽以蔽風雨明而動晦而休無時或怠此汝母之勤儉持家至老而不倦也計此數十年中汝母之備嘗荼苦者至矣然而户樞不蠹流水

不腐今年且六十而齒髮猶昔汝又授縣尉職則天之所以報汝母者豈有艾耶自是而後授家政於佳兒佳婦終日含飴弄孫以俟期頤之年吾為汝母卜之余匏繫一官不獲躬操危酒為汝母壽試於設帨之辰汝與汝弟舉余言以告當自信其無溢美也無失實也而為余赧然一笑力加一餐矣乎是為序

洋洋灑灑純是真氣純是至情此文中之布帛菽粟也　張炳堃

天下至大之事業不外乎日用倫常至美之文章無

過於家常白話仲尼曰君子中庸孟子曰道在邇事在易聖賢之教一也吾於斯文益信　彭崧毓

不事塗澤據事直書而一往情深氣機疏宕提束處尤見手法完密彬彬彬彬乎質有其文老子謂信言不美吾不謂然　張凱嵩